

2018年第1辑
总第26辑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编

- 毕芙蓉 《共产党宣言》：一个历史性文件
- 王 嘉 “资本一般”概念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
- 陈长安 马克思“三阶段论”全集汉译再探
- 杨洪源 抽象原理的更准确表述抑或“鲜活”思想的延续
- 孟 飞 《金融资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否有效
- 杨偲劼 克劳德·勒弗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简析与反思

马 克

哲 思
学 主
论 义
丛 义
中 题



2018年第1辑
总第26辑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编

马克思
恩格斯
哲学论丛
中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8 年. 第 1 辑: 总第 26 辑 /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201 - 2819 - 3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 - 文集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9759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8 年第 1 辑 总第 26 辑)

编 者 /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卫 羚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6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819 - 3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韩树英	邢贵思	赵凤岐	杨春贵	齐振海
		许志功	陈中立	赵光武	胡福明	夏甄陶
		侯树栋	袁贵仁	陶德麟		
主	任	王伟光				
		庞元正	(常务)	李德顺	郭湛	杨耕
		王东	周文彰	夏兴有	孙伟平	毛卫平
副	主	杨信礼	王立民			
		孙伟平				
		杨信礼	马俊峰			
编辑部主任		孙伟平				
编辑部副主任		杨信礼	马俊峰			
编	辑	吴向东	崔唯航	聂锦芳	郭凤海	马新晶
		周丹	张红安	杨洪源		

目 录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历史问题研究

“资本一般”概念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

——对“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 王 嘉 / 3

马克思历史文本中的“言辞结构”

——基于《元史学》的历史诗学分析 陈 栋 / 18

论人的普遍性：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不同进路 程 翔 / 35

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发展性再思考 郭清飞 / 48

殖民主义与亚洲社会的解体

——以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为例 张茂钰 / 64

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

——从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出发 周巍卫 / 74

经典文本与文献问题研究

《共产党宣言》：一个历史性文件 毕芙蓉 / 93

马克思“三阶段论”全集汉译再探

——基于新MEGA和译本比较的初步分析 陈长安 / 107

马克思大学时期文学创作的理论意旨和思想困境 李 焕 / 130

N. 莱文“马恩对立论”理论溯源 袁 芃 / 140

抽象原理的更准确表述抑或“鲜活”思想的延续

——重新探究《哲学的贫困》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

..... 杨洪源 / 155



马克思的理性国家观

——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为中心 黄建都 / 172

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化阐释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概念再研究
..... 刁超群 / 18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金融资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否有效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剖析与评判 孟 飞 / 199

当代白俄罗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路径 祖春明 / 209

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李靖新弘 王校楠 / 222

克劳德·勒弗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简析与反思

——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 杨偲劭 / 238

当代现实问题研究

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视野下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及效果提升

..... 郑 伟 / 253

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探析 陈慧平 / 269

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维 牟文谦 / 282

坚定“四个自信”，助推“中国方案” 朱 燕 杨 静 /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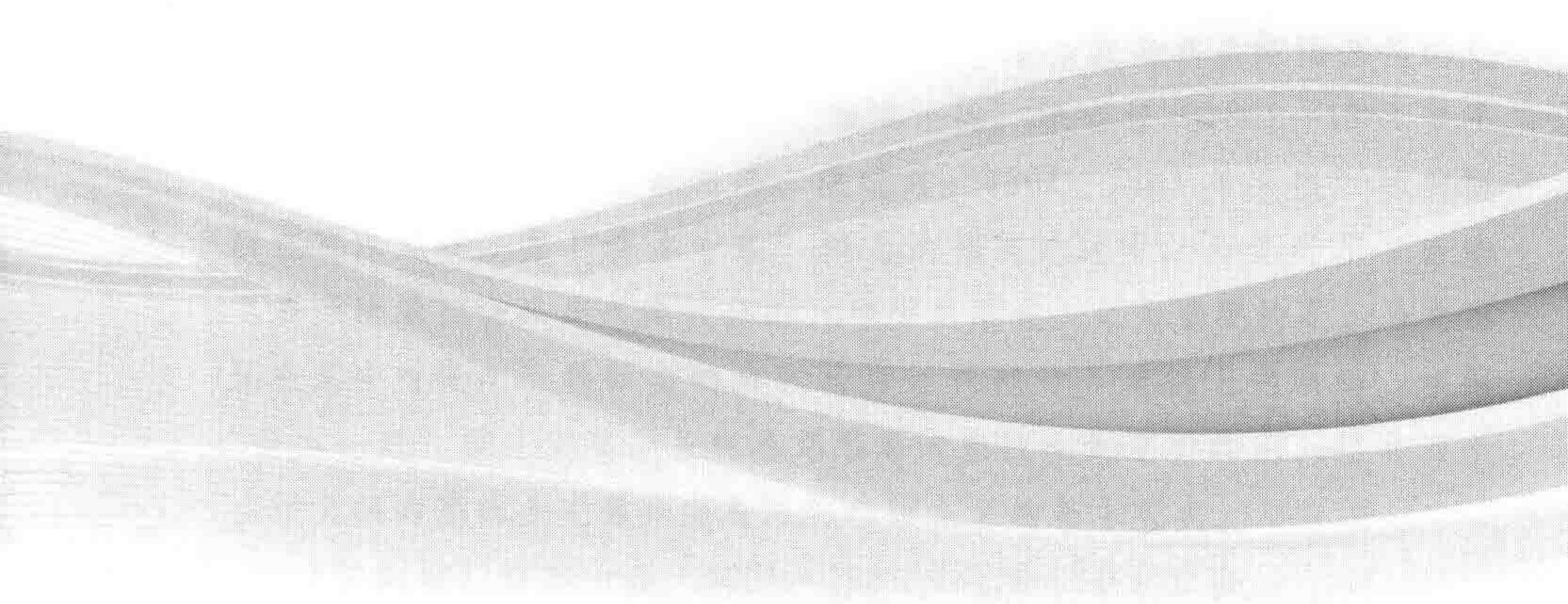
逻辑视域下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崔文芊 / 302

从人的全面发展看怀特海教育哲学 杨 倩 / 313

当代中国问题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九态三步”理念之于培育创新人才 李晓红 / 324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 历史问题研究



“资本一般”概念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

——对“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

王 嘉^{*}

【内容提要】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开端，“资本一般”概念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批判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支撑，“资本一般”概念所蕴含的批判功能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新文献的出现，“资本一般”概念与“1861—1863年手稿”的内在关联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重新研究可以发现，在“资本一般”概念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不仅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在其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扬弃过程进行了逻辑上的演绎。根据“资本一般”概念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构想，将有助于在新文献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资本一般 1861—1863年手稿 未来社会

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提示，他计划按照

^{*} 王嘉，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①的顺序分六册完成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考察，其中“资本”第一篇的标题就是“资本一般”^②。“资本一般”共包括三个章节，分别是“(1) 商品，(2) 货币或简单流通，(3) 资本一般”^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了前两个章节，而第三个章节即“资本一般”章的草稿就是“1861—1863年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在“资本一般”部分，马克思展现了财富观念与经济现实的一致需要怎样的生产方式作为前提。根据马克思的推论，财富观念与现实生产过程的一致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幻象。以现实生产过程为前提抽象出来的财富观念并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或现代资本生产的认识，相应地，以各种财富形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提出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改革方案。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冲突不可能通过自我改良根除；与此同时，由于财富观念和现实生产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能偶然地重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资本生产的持续进行中被自我扬弃。

一 资产生产与自由的限度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历史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生产着的个人或进行的社会生产。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具有强大的物质改造力量，不断地消除自然的强制性，并将其转化为符合人的目的的人化自然。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为人类社会的自由性质而组织生产，资产阶级才变得难以替代并获得了支配工人的现实力量。然而，在迄今为止所有的生产形式中，社会的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被划分成了相互对立的阶级，马克思据此认为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尚未开始。根据“资本一般”理论，在人类史前史的发展过程中，以普遍的交流为中介，社会性生产或生产的社会联系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将自身实现出来，从而为人的全面解放积累着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会批评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的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史前社会。这样的描述往往会令人困惑。一切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4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1页。

一切的社会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历史，怎么会存在非人的社会和无人的历史呢？实际上，在德国的思想传统中，人具有多重定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Mensch）、作为人格的人（Person）以及作为主体的人（Subjekt）。作为人的人是这三者的全部同时实现，也就是获得了自我本质、以自己作为自己前提的自由的人；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则是服从于外在标准的不自由的人，也就是非人。从康德开始，德国的思想家就普遍相信，让人成为人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动力和目标，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自由和解放的理解。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解释中，人首先要作为自然存在物才能生存，但是人生活的目标不仅仅是活下来。人要成为人，就是在生命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摆脱外部界限对自己的束缚，只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生活。在自然界，动物和植物都不具有人格，因为它们都不能以自我为目的，而只能服从自己的自然规定，一方面以他物为自己存在的基础，自己同时也是他物存在的自然基础。如果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生活，而必须屈从于各种被给予的、既定的规律和限制，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差别。在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只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在阶级社会中只能接受自己既定的阶级地位，因此与服从自然规定的动物没有差别。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将资产阶级社会称为动物的社会，而人类历史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社会之后才会开始。

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活动，首先是有目的的劳动即生产。生产是人和动物的差别，因此也是分析人和人类社会的出发点。在人类社会中，人通过生产改变自然的强制，从而摆脱自然对人的束缚，逐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本身的自由。而人实现自由的方式，就是在完成生产之后完全按照自己的目的来生活。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生产上，人类总体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一部分人可以通过他人的过度劳动来获得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也就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一部分人只负责生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只享受自由。自由时间是使人成为人的空间，也就是人真正自由的基本保障。在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消除自然的自在性之后，人的自由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因此说，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① 劳动的作用只在于提供自由活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230页。



时间和空间，劳动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劳动所遵循的目的仍然是外在的、并非来自人自身的必然性，体现为“自然的必然性”或“社会义务”^①。

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替代了传统社会中某些阶级的生产功能，从而消灭了之前的非生产阶级，同时也消灭了与之相匹配的道德价值观。然而，资产阶级社会仍然是不自由、非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的自由发展仍然要以另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作为基础，二是所有人作为孤立个体都要受到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规律的强制。因此，真正的社会劳动是“用于我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进行劳动的时间，它作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而取得一种完全不同的更为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②。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生产和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生产发展带来的自由时间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存在及自我扬弃的现实动机。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为了生产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必然要表现为一种操控人的强制力量。在人类仍然遭受自然压迫时，人类社会本身会具有一种整体性，以此来抵御自然的风险。自然力对人的强制力是对人的自由最明显的限制，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关系上，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承认自然与自由的对立，从而将自由限定在非自然的人类社会关系当中。这种思路后来也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康德在哲学上对这种思路进行了彻底的辩护。然而这种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自由的定义具有极强的主观任意性，容易陷入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由此便出现了第二种思路，将自由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论证一种自由的必然形式或自然形式。在这种形式的自由中，自由和自然的矛盾将得到和解。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在哲学上都对第二种思路进行辩护，但是侧重点各有不同：尽管他们都强调自由和自然根本上的同一性，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原本的自然就是自由，而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才是自然。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生产与自由的关系，上述几种对自由的理解实际上都是抽象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逐渐地实现自由，然而显然并未完全地实现。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相对于自然的强势只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部分人为了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1页。

自由就必然要强制驱使另一部分人进行劳动，体现为人对人的直接强制。

作为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特殊的。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个体不再直接面对自然的生存压力，也不再直接屈从于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特殊意志，而是作为孤立的个体按照自由意志进行活动，实现了形式上的抽象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以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消除了自然的自在性，社会规律的强制性就成为人实现自主和自决的唯一障碍。马克思认为，社会规律对于人的压迫同样也是由社会生产力的低下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实现普遍的真正自由，一部分个体不得不作为另一部分个体的自然基础，那些在天赋或财产上处于劣势的个体相对而言就会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非人社会的最后一种形式，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服从于“货币”或“价值”而不必服从于其他的个体意志，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也必须以工资为中介获得工人在法律上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自愿或非自愿地服从于价值运动的抽象规律，生产的社会性或社会性的生产表现为与个人相对立的、必须服从的外在社会规律；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人在现实中都要接受社会规律的强制。

二 阶级社会、自由时间与个体解放

资产阶级社会消除了自然的强制性之后，社会规律本身的强制性就成为人实现自主和自决的唯一障碍。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据法律大致拥有相同的权利而不必服从于其他的个体意志，然而这也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社会关系一方面成为个人实现自由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实现自由的限制。^① 这种限制在于，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拥有的自由只是抽象的权利，必须和物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变成现实；然而作为自由中介的物却遵循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从而人的自由的实现也必须服从相应的物的规律。

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已经创造了人类自由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为个别人的生产，而是为全体人类的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页。



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①。阶级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邪恶意志，而是因为人类的生产水平仍然没有达到足以实现自由的水平。那种将个人福利和人类福利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因为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②。正如动物以植物为自己的自然基础一样，人类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时代，以牺牲个体利益的方式来为种族利益开辟道路。某些特殊个体或特殊阶层之所以能够获得支配和压迫其他个体和阶层的力量，正是因为人类的种族利益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相一致，“种族的利益同时就是这些具有特权的特殊个体的力量之所在”^③。也就是说，个体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强制规定，并不是因为某些人的强力，而是因为作为类的个体确实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劳动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出售给谁，劳动者也有可能获得一定量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说，劳动者换工作将变得容易，从而不必和某种特殊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者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对于资本而言，任何劳动都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因此劳动的特殊性质实际上是无所谓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各种平均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别事实上是会互相抵销的”，“从事同一种劳动的工人之间的个人差别……渐渐地消失，在分工和机器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它们被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内”^④。资本家的自由也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自由地选择将货币投放在哪些领域。货币的拥有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在社会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分工在形式上是绝对偶然的，取决于商品生产者的自由意志和行动”；“如果说这种自由受到了限制，那么它受到的限制并不是由于国家的影响或其他外界的影响，而是由于使商品成为商品的那些生存条件或特点”^⑤。另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自由地支配他所获得的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2008，第 1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2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2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 26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359 页。

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发展。资本家的货币并不一定要投入流通转化为资本。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可以选择将货币转化为自由时间，以货币作为他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

不过，一旦回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实际上就都消失了。他们的自由必须符合“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才可能实现，也就是必须服从资本自身的逻辑。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作为个体都是自由的，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然而，他们一旦进入社会关系当中就会遇到种种限制，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决定了个体自由实现的可能和程度。

“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①

由此便回到了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批评的孤立个人观点。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都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划生活的权利，但是人们实际上都是以价值作为目标。人的这种抽象的自由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这种抽象自由必然要遵循价值本身的规律。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实现自由的基础是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私有财产看起来是对物的直接支配，然而这种支配只有在与他人交换的时候才有意义；人在支配自己私有财产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支配。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在支配物，但实际上是物的价值在支配人。

“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对他们表现为物的属性，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资本的各种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生息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资本家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最后，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们作为这样一些在独立的个人身上……人格化了的固定形态，加入竞争和实际生产过程。竞争以这种外在化为前提。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页。



式，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只是这一颠倒的世界的运动。就内在联系在这种运动中的实现来说，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一种神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身，这门致力于重新揭示隐蔽的联系的科学，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亚·斯密起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后来又反过来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的独立的组成要素。在前一种见解中，他说出了隐蔽的联系；在后一种见解中，他说的是外部表现。”^①

价值本身是观念，它如何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统治人的东西。马克思用他的“资本一般”理论证明了价值范畴实体化的前提，同时也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

在社会的表象上，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表现为同样的孤立个体，他们只是按照不同的所有物而区分为不同的群体。一些人因为拥有（有待于实现为货币的）商品而成为商品所有者，例如正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家的产业资本家或个体生产者、准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待业工人。一些人因为拥有货币而成为货币所有者，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可以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来进行消费或生产。部分货币所有者没有直接购买商品，而是将自己的货币作为商品（即生息资本）来出售，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商品、货币和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个体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似乎完全取决于自己自由意志的选择。在商品流通过程本身，“工人和任何其他货币所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价格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作为买者同商品的卖者相对立”^②。

个体在社会生产之中达到孤立个体的抽象自由之后，唯一的限制就变成了“价值”观念对人的束缚。这样，剩下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超越价值的牢笼。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都要受到资本运行规律的限制。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监督和贬低，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工人一方面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工资被迫作为他人的工具而进行劳动。资本家则在流通中相互竞争，并受到流通规律的限制。资本家一方面要担心自己组织生产的商品是否能够顺利地和市场接受从而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也要担心是否能够及时购买到生产需要的各种要素。尽管相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资本家都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5～3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3页。